

迪伦的“新”风暴

2016年的北美文学吸引了世界目光。当之无愧的头条人物便是鲍勃·迪伦（Bob Dylan），他成为自1993年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之后，二十三年来美国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后起之秀”的迪伦，一跃成为了史上最受关注的诺奖得主，在诺贝尔官网的排行榜上将海明威、斯坦贝克、福克纳、莫里森等一众巨匠甩在身后。到2017年底，迪伦仍然处于排行榜前三甲，仅次于当年的诺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与泰戈尔。^①一时间，迪伦的新闻席卷了全球舆论，关于他得奖的欢呼、争论、质疑、叹息、非议等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亚当·兰格（Adam Langer）别出心裁，列出了迪伦获奖影响的正反数条，在此节选如下：

迪伦获奖的好处：

1. 拓宽了伟大文学的定义。

11. 现在，当有人说起诺贝尔奖得主时，没有人再会问：“谁？”

12. 并不是针对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但这让诺贝尔奖变得比以往更加有趣、更加贴切。

^① 参见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第一次排行数据日期为2016年1月3日更新；第二次排行数据日期为2017年12月30日更新。



迪伦获奖的坏处：

1. 这意味着会有教授指定《狼蛛》为必读书目。
7. 不同于往年，我们曾见证了爱丽丝·门罗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再流行，今年人们并不会冲去书店。
9. 其实真的没有太多坏处；归根结底，总算有了一个绝好的消息。^①

幽默的语气下，可以看到作者的赞赏：“高高在上”的诺奖终于打破陈规，颁给了一名在普罗大众中拥有绝对知名度的人物。文学的定义被拓展，这是作者认为的第一大好处，但也隐藏着危险：象征自由和解放的迪伦被学术机构、观念壁垒或消费主义所僵化。最后的总结还是彻底的正面：没有坏处。

迪伦的魅力，究竟何在？质疑迪伦不是文学家的人，大概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诗化小说《狼蛛》、诗歌集还有回忆录。诺贝尔奖官网为每位作者开辟了独立的页面，附有生平介绍和书目集选，其中和迪伦相关的书目达 11 页，包括书籍、唱片和电影（后两种形式被列入文学奖得主的书目，亦体现了诺奖委员会对文学疆域的拓展），涵盖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德语等多种语言。^② 相比之下，去年获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的书目只有 6 页，几乎只是迪伦的一半。^③ 经典化文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学界的重视。《红楼梦》的经典催生了“红学”，但丁的永恒带出了一群“牙医”（英文“Dantist”谐音“dentist”，即“牙医”），而迪伦的研究，在六十年代就已兴起。几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展示了

① Adam Langer, “The Best and Worst Things About Bob Dylan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Forward*, Accessed Oct. 13, 2016. <http://forward.com/culture/351868/the-best-and-worst-things-about-bob-dylan-winning-the-nobel-prize/>.

②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6 - Bio-bibliography”,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Accessed Jan. 3,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6/bio-bibl.html.

③ Ibid.

“迪伦学”的地位。《牛津美国诗集》（*The Oxford Book of American Poetry*）选入了迪伦的作品；《剑桥鲍勃·迪伦指南》（*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b Dylan*）将迪伦视作成熟的文学研究对象；著名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学者托马斯·毕比（Thomas Beebee）出版《美洲千禧年文学，1492—2002》（*Millennial Literatures of the Americas, 1492—2002*），有专章将迪伦置于整个美洲直至世界的视角讨论。从诗人到文学家再到世界性的文学家，迪伦在文学层面的经典性，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解答。

有关迪伦争议的关键并不是迪伦有没有获奖资格，而是迪伦值不值得那一个“年度唯一”。批评者在意的，源自比较，相比于罗斯、欧茨或村上，迪伦真的是那个合适的人选吗？这一比较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迪伦的音乐成就远超其在传统文学框架内的作为，在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对其文学性的关注；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则暗地抱着对诺奖的崇拜，将诺奖视作“盖棺论定”的凭据，忽略了从根本上来说，诺奖是一个人为的机制，存在着自己的目的。有论者揶揄道，这一次，诺奖狠狠地刷了一把存在感。虽然如此，曝光度高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这一次的高调能换来一场文学大讨论，那也许正符合诺奖设置的初衷，有助于将文学带入一个“理想的方向”。^①

当然，把迪伦当作诺奖宣言的工具，绝对是低估了迪伦的意义，削弱了他无论是作为文艺作者还是作为文化符号的内在价值。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教授在诺奖颁奖词中说道，不久之后，人们就会把迪伦和“布莱克、兰波、惠特曼、莎士比亚”等人相提并论，因为迪伦的壮举在于“恢复了诗歌与音乐之间长期、密切的联系”^②。迪伦的作品复活了历史悠久的诗歌吟诵传统，而他的词作，更是他本

^① “The Will”,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Accessed Jan. 3,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alfred_nobel/will/.

^②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6 - Presentation Speech”,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Accessed Jan. 3,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6/presentation-speech.html.

人文化积累的精华,他借鉴的作者不乏之前的诺奖得主,如“吉卜林、肖、托马斯·曼、赛珍珠、加缪、海明威”等人。^①因此,迪伦的歌曲不时发出古老经典的绵长回响。经典的积淀只是迪伦脱颖而出的一个环节,他的另一个秘诀在于把握“时代的唱腔”。迪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姿态,“(他)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注入了全新的诗性表达。”^②迪伦透过声音,尤其是他号称“永不结束”的演唱会,传播对诗歌、文学、艺术和世界的理解。相比于图书作品,歌曲尤其是现场演出,是一种更为直接、在许多方面更考验艺术家能力的形式,因为在演唱会上,听众和艺术家处于相同的时空,艺术家需要竭尽全力,抓住在场者的注意。对迪伦演唱会的热情反映了迪伦的力量,1974年,迪伦巡演,美国有550万人通过邮寄的方式购买了先期发售的演唱会门票,仅这个数字就相当于全美4%的人口。理查德·戈尔茨坦(Richard Goldstein)的评价十分贴切,他认为迪伦“是他那一代人辉煌的象征。”^③迪伦的出类拔萃,在于他的创新,在于他时刻与时代共鸣的追求。迪伦似乎是一颗酵母,催化了伟大的传统。

文学的再拓疆

迪伦和诺奖的争议也许终究会停息,但文学的疆域一直在扩张。在加拿大,2016年的总督奖和吉勒奖都颁给了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长篇小说《别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迪伦代表了流行歌曲和传统文学的结合,邓敏灵的这部作品也有同样的旨趣。上世纪80年代,崔健一首《一无所有》

① “Bob Dylan - Banquet Speech”,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Accessed Jan. 3,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6/dylan-speech.html.

②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6”,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Accessed Jan. 3,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6/.

③ Richard Goldstein, “Bob Dylan and Nostalgia of Patriarchy”, *The Nation*, Apr. 27, 200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atellite-dylan/>.

开辟了中国摇滚的先河，成为了当时中国大江南北青年口口传唱的歌曲，至今仍激发广泛的回响。《别说我们一无所有》从题目便开始向那个时代致敬，讲述了三名学生从六十年代在中国学习古典音乐开始，几十年来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三人先是历经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风暴，后来又经历改革、开放、留洋，一生从一无所有到老有所终。音乐的声音贯穿整部小说，引领着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莱蒂·肯尼迪（Lettie Kennedy）便认为这部小说有一种“交响乐的特质”。^①从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再到如今的迪伦和邓敏灵，文学与音乐的距离从来都不遥远，借鉴了音乐的文学仍是当代无法忽视的一股潮流。

此外，《别说我们一无所有》打动读者的背后，还有邓敏灵为历史带去的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另一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女作家李翎云的评论很有代表性：“纳博科夫说，想象是记忆的一种形式。《别说我们一无所有》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例子，展示了作者的想象力如何让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历史栩栩如生。”^②过去的故事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点有众多的世界经典作品可以背书。法国有雨果的《悲惨世界》，英国有司各特的《艾凡赫》，美国有詹姆斯·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至于中国，明清以来的演义小说更是繁盛。邓敏灵《别说我们一无所有》是历史小说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亮丽声响。

无独有偶，今年的普利策小说奖也颁给了一部基于历史的小说，越南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的作品《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获了殊荣。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阮越清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越战的背景下，本书反映了战争、移民、创伤、冲突、记忆等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十分惊艳：

^① Qtd. in https://www.amazon.co.uk/Do-Not-Say-Have-Nothing/dp/1783782668/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483457600&sr=1-1&keywords=Do+Not+Say+We+Have+Nothing.

^② Ibid.

我是一个间谍、一个沉睡者、一个美国密探、一个有两副面孔的人。于是并不出奇的还有，我也是个有着两套心智的人。我并非是什么漫画书或恐怖片里被误解的变种人，虽然有人如此对我。我只不过能从两个方面去看待任何问题。^①

原文中，这一段只有五十多个英语单词，却清楚明白地构建了全书的主题：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阅读这本小说如同破解一个谜题，又如同观看一部大片。读者在各种二分法中穿行：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故土与远方、自由与责任等等。最后的结局让人惊讶，更让人唏嘘。如卡尔·马兰提斯(Karl Marlante)所言：“仔细读这本小说；它很好读，揶揄、反讽、智慧，还引人入胜，但它能改变的不只是你对越战的看法，还有你對自己信仰的政治和整体理念的看法。”^②《同情者》基于历史但不止步于历史，类似迪伦对经典的更新和邓敏灵对历史的重书，阮越清也在历史的书写中加入了全新的理解。历史的丰富与瑰丽，在于它的常读常新。而这一点，同样也是文学不懈的追求。

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借鉴文学经典的遗产，似乎成了2016年北美文学的“公约数”。国家图书奖得主《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也不例外。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评论此书时一口气列举了“托尼·莫里森的《宠儿》、雨果的《悲惨世界》、威尔斯的《隐形人》”，还有“博尔赫斯、卡夫卡、斯威夫特”等一批文学大家来说明本书的借鉴。^③地下铁路在奴隶制时代代表着自由与希望，这基本是美国历史书的教条内容。怀特黑德却把常识写出了新知。小

① Viet Thanh Nguyen, *The Sympathizer* (New York: Grove, 2016), p. 1.

② Qtd. in https://www.amazon.co.uk/dp/1472151364?_encoding=UTF8&isInIframe=0&n=266239&ref_=dp_proddesc_0&s=books&showDetailProductDesc=1#product-description_feature_div.

③ Michiko Kakutani, “Review: ‘Underground Railroad’ Lays Bare Horrors of Slavery and Its Toxic Legacy”,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8/03/books/review-the-underground-railroad-colson-whitehead.html?ref=collection%2Fbyline%2Fmichiko-kakutani&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undefined®ion=stream&module=stream_unit&version=latest&contentPlacement=10&pgtype=collection.

说确实是一名黑人小女孩追寻自由的旅程，但怀特黑德假设地下铁路确实存在，让女主人公踏上了一段神奇的旅程，每到一州便仿佛去到了不同的世界，似乎正在穿越一个个美国的“平行世界”。依靠十年来对历史的发掘和长期以来的文学功底，怀特黑德成功完成了书写“自己的奴隶叙事”之目标，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独特的小说，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把握。

《地下铁路》让读者联系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而2016最受关注的《出卖》（*The Sellout*）则可以说是斯威夫特《一个小小的建议》的加长小说版。保罗·比第（Paul Beatty）的这部作品几乎是荣誉等身：第一部获得英国布克奖的美国小说；同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成为媒体年度图书榜和年度推荐书目上的常客；还一版再版，经销商打出口号：“在《出卖》全部卖出以前赶紧下手吧！”本书讲述了主人公在父亲被警察射杀与家乡小镇被地图抹去后，试图通过恢复种族隔离制度，寻回自己家乡和自我身份的故事。整部小说妙语不断，完美诠释了讽刺小说的特色：

真正的自由是有权为奴。

我慢慢退后。在那扇模糊写着白人专用的门下面，我的手指摩挲沙砾，写下感谢上帝。我尿在了一座蚁堆上。这个星球的其它地方显然都是有色人种专用。

因为白人才是新一代的黑鬼。我们只是太关注自我了，才没有意识到这点。^①

全书散落着类似的幽默，充分展现了作者对文字的掌控力和事件的洞察力，让读者忍俊不禁后陷入沉思。书中人物的行动虽然是虚构，但也拷问着读者的真实内心。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名黑人请求主人

^① Paul Beatty, *The Sellout* (London: Oneworld, 2016).

公为他施鞭刑：“狠狠打我，这样我才能感觉到我缺失的东西。”面对这样一个请求，读者也许会认为同样身为黑人的主人公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不愿下手。但事实却是，据目击者回忆，“足足用了警长的三名副手才把我从他的黑屁股上拉开。我把他打得屁滚尿流”。^①读到此处，唏嘘之余，自然也会扪心自问，反思自身。讽刺小说往往针对社会痼疾，“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发出批判之声。如比第在《胡话满篇——非裔幽默作品选》（*Hokum: An Anthology of African-American Humor*）的引言中直书的一句——“凡事皆讽刺”。^②2016年讽刺小说盛行的背后，是文学对这不平静之年的映照。

拉美文学的“旧”坚持

北美文学通过与其它艺术形式的互动，在吸收经典文学精华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力求突破。视线南下，拉美文学界则似乎“淡定”了许多——诗人仍在写诗，位列世界三大国际诗歌节之一的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Poesía de Medellín）还是人头攒动；小说家继续用拉美特有的风味讲述特别而又普世的故事。不仅如此，拉美文学似乎还有一股怀旧的风潮，逝者卡洛斯·德鲁蒙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1945年的旧作《花与恶心》成为了巴西的年度诗歌，在举世瞩目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朗诵。相较于北美作者对突破文学框架的跃跃欲试，拉美作者们却看似不为所动。

从2016年的拉美形势来看，这样的淡然似乎让人难解。这一年乘着奥运的东风，借着世界目光聚焦南半球，拉美文学本可以大放异彩，但拉美作者从来都有自己的节奏。热闹之下，他们看到的是更为根本的贫瘠。报告显示，“近3年以来，受经济收缩形势影响，拉

① Paul Betty, *The Sellout*.

② Paul Betty ed., *Hokum: An Anthology of African-American Humor* (New York: Bloomsbury, 2006), p.2.

美主要的社会指标总体处于转差的态势”。^①不仅是拉美，整个世界在2016年都不平静。麦德林国际诗歌节遂以“建设梦想之国”为年度主题，而发轫于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世界诗歌运动（World Poetry Movement）更呼吁：

一个遭受暴力、邪恶、恐怖主义、强迫迁移、失踪、逃离战争的痛苦处境、暴力与饥饿等蹂躏的世界，不能在任何方面对它的诗人和艺术家抱以期待，只能以强有力的行动部署最好的人类精神，来反对地球上的强者者意图强加给人类唯一命运的不可阻挡的宿命。^②

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成了作者对现实的回应。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认为“诗歌创作永远是一种和平行为”。^③即便是在并不和平的世界，诗歌也应该有提供和平理想的能力。小说家马尔克斯也深谙此道，认为创造“虚构的虚构”之背后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④对于拉美作者来说，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只有以文学的理念和理想进行对抗。

倘若因为拉美作者坚持文学的传统理想就说拉美作者不言创新，则是大大的错误。往往越能坚持理念的根基，创新的路径反而愈发宽广。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2016年的新作《早安，帕拉敏》（*Morning, Paramin*）便是一例。不同于以往的诗歌集，这一部书是“诗画集”，书中沃尔科特的五十一首诗歌分别对应了英国画家彼

① 转自“皮书数据库”：房连泉：《2016—2017年拉美社会形势：经济收缩影响社会进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2017）》，2017年06月，第13页。http://www.pishu.com.cn/skwx_ps/databasedetail?contentType=literature&subLibID=&type=&SiteID=14&contentId=8841104&wordIndex=4。

② 关于世界诗歌运动，参见 <https://www.wpm2011.org/>；关于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参见 <https://www.festivaldepoesiadedemellin.org/en/Festival/27/index.html>。

③ 巴勃罗·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沧桑》，林光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174页。

④ 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第331页。

得·多伊格 (Peter Doig) 的五十幅绘画。诗人和画家的友谊早已有之,同时身为画家的沃尔科特也多次受多伊格绘画的启发,写就诗行。这一次的诗画集融合了二人所长,展现了诗人和画家对于加勒比这一片土地的深沉喜爱。题目中的帕拉敏便取自美轮美奂的特立尼达北部山脉中的一座高峰。沃尔科特如此写道:“你可辨别一个 / 优秀的画家,且看他对那片土地的爱有几分。”^① 同一片土地在二人的艺术创作中都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而对于土地的不变热爱其实也是有关现实世界的态度反映,恰如沃尔科特在诺贝尔演讲提到的,这样一片土地面前,“历史的叹息毫无意义”。^② 对于拉美作家来说,人们在历史上一再重复着悲剧和愚蠢,而只有在变化的文学作品和植根于这片坚实土地的不变的文学理想中才揭示了最为美好的人性。

跳出的姿态

2016年无论喧嚣几何,文学都是赢家,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关键词。“什么是文学”这一个问题又以新的姿态进入了讨论的视野。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再回到迪伦,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迪伦是谁?他是歌手,是尝试各种风格的歌手(民谣、摇滚、布鲁斯、流行……);他是词作者;他是诗人;他是散文家;他是导演;他是演员;他是主持人,拥有自己的广播节目;他是画家,也是装置艺术家,他的展览在世界各地举办;他在1970年就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迪伦有太多身份,而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执导的迪伦传记片《我不在那儿》(*I'm Not There*)绝妙地诠释了迪伦的多样性。本片选用了6名演员饰演迪伦,他们跨越种族,也跨越性别。影片不停在演员之间切换,

① Derek Walcott and Peter Doig, *Morning, Parami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p.93.

② “Derek Walcott-Nobel Lecture: The Antilles: Fragments of Epic Memory”.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Accessed Dec. 20,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92/walcott-lecture.html.

很少有单一迪伦的静态场景。此外，影片还邀请了三十余位音乐人演绎迪伦的经典曲目，除展示迪伦自身的多变，还体现了迪伦艺术的普世和潜力。创造了自己名字的迪伦更如此宣布：“我只在必要的时候才是鲍勃·迪伦。”^①

迪伦的善变是他的恒常。作家们在今年也展示了类似的追求。比第否认自己是讽刺小说家；邓敏灵写作时跟随自己的灵感而不是他人的期待。阮越清、怀特黑德都强调了对作品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追求。这种“去标签化”的努力正是他们完成打动人心作品的点睛处。作家这样的追求，对文学批评者是一项实在的挑战。邓敏灵曾质问论家的局限：

他们认为移民文学有着一套非常特定的艺术，一套十分具体的理念和一套特定的局限。这就是那个框架。这不是移民的移民生活……这是他们强加在那个类型的艺术价值，他们有意无意地以之来限制了他们从你作品中获取的东西。他们只会读到他们期待去看到的方面。^②

作家点出的是文学批评中人为的分野和观念的屏障。在文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仍有批评者抱着一套陈旧的术语，对文学作品进行肢解性阅读。文学一直在更新，乃至于定义之时，只能确定文学的定义一定会变。这样的文学，对批评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让他们不能故步自封。王尔德尖锐地说道：“一成不变是想象力乏善可陈之人的最后避难所。”既有伟大传统又富想象力的美洲文学，在过去的一年叩问世人的，便是如何在当下打破界限和极限，创新性地阅读文学。

^① Qtd. in Kevin J. H. Dettmar. “Introduction”, In Kevin J. H. Dettmar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b Dyl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

^② Joanne Leow, “‘Truth Becomes Fiction When the Fiction’s True’: An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Thien And Denise Chong”, *The Puritan*, Accessed Jan. 1, 2017. <http://puritan-magazine.com/interview-madeleine-thien-denise-chong-joanne-leow/>.